

後漢書

冊五

後漢書卷六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

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廷

馬延生統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

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

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

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

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

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爲王
嬰母謂曰吾自爲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爲王○今統內有尊
劉敞曰注吾自爲案前書云自吾爲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
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
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
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
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
產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
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
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廷
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
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
元五年輕殊死刑

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自是以後

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

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

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

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謂死故孔子稱仁者

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又曰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

禁人爲非曰義繫辭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

定律誠得其宜蕭何定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

康平克能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

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坐其家室文

不改仍舊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

後漢書卷六十四列傳二中華書局聚

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凡首匿者每爲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

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

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

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

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日淺聽斷尙寡

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

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數年之間

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

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

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

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考察量得失宣詔有司

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

久豈一朝所釐

釐猶改也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

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

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

比方今事驗之往古事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

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

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

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

五刑必當也

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

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

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

厝置也

衷之爲言不

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

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

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

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

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

年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

從音子用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

橫音戶孟反

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

詔書討捕連年不獲

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

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

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

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

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敞曰注前

代未嘗所有案文當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

云前代所未嘗有

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

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

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

議見前書

議上遂寢不報

上音時掌反

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

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爲郎尙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卽今匿名書也

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

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

弱冠能教授

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旣徂南土歷江湖濟

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零陵始安縣

陽海山至巴

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

賦繫玄石而沈之

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

寧豈卒暴誅於兩觀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

圖往鏡來眦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

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勾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

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

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後兮長洪

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

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韓瀨歷蒼梧

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兮衆濟之於神林兮東勅職

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亡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

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指丹海以爲期顯宗後詔聽還

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顯宗後詔聽還

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

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梁竦作七序

懼焉孟予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
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
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
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
卿大夫三廟士一

廟

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
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
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
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
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
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
州伊闕縣
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

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

檀字也古禪

奏記三府以爲漢家

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

申議

求申理而議之也

大尉張酺引檀訊問事理會後召見

因白檀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

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解見光武紀

漢興以來母氏莫不

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

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

調妻嬬

縣音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克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

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

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

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

得所憲兄弟姦惡旣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

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

臣以君爲天故云所天

妾聞太宗卽位薄氏蒙榮

文帝卽位尊薄氏爲皇后封弟昭爲執侯太后爲皇

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

也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

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卽位以舊恩封史恭妾門雖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旣冤不

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

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

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

之嫔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嫔止宮中

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

十萬嫔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

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

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

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

詩云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詩小雅也毛萇注云

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朕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

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

也太宗文帝

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爲襄

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卽位追封婕妤好父爲順成侯

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爲恩成侯各置國廟也

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

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中故西迎也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東園

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爲之匣字或作

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

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
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
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
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
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
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
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
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
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
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
縣故城在今汴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

後

漢

書

卷六十四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

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

入之樂婢車馬共己輕財貨不爲畜積故衣裘裁足每卒歲奴婢車馬共己朝廷由是敦渾委任焉

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檢御

門族未嘗以權威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

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

張達遽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

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

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

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

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

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達

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

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

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爲序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故

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

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

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

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

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

也辭所連及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

即追捕之也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

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啗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

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

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依禮也方今邊境不

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

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

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

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

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文○劉攽曰案

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

白以柏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

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賜諡忠侯中

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卽瞻望車騎東

記云初帝作諫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子冀嗣

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